



顾竹轩

胡根喜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黄金荣

旧上海帮派第一 大案揭秘

夏日的「钧培里」是宁静的。黄金荣和顾竹轩，面对面地站着，四目相对，心潮澎湃，却默默无声，这一刻，整个世界就像是凝固了似地，万籁俱寂。——顾竹轩长孙顾立雄口述

顾炒轩 与 黄金荣

旧上海帮派第一大案揭秘
胡根喜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荣与顾竹轩:旧上海帮派第一大案揭秘/胡根喜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 - 7 - 224 - 09246 - 2

I. ①黄… II. ①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2407 号

黄金荣与顾竹轩:旧上海帮派第一大案揭秘

作 者 胡根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010)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9.5 印张 1 插页 2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246 - 2

定 价 34.8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子夜枪声 / 1
- 第二章 夜惊 “老牌大亨” / 14
- 第三章 “江北大亨” 如坠五里雾中 / 28
- 第四章 法租界捕房一筹莫展 / 40
- 第五章 谁是凶手 / 51
- 第六章 大少奶奶的内心独白 / 66
- 第七章 唐又美大闹灵堂 / 80
- 第八章 凶手浮出水平 / 92
- 第九章 陷入困境的 “案中案” / 97
- 第十章 法租界捕房意外收获 / 113
- 第十一章 “杀唐案” 初露端倪 / 120
-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 133
- 第十三章 一场空欢喜 / 142
- 第十四章 拘捕扑空 / 150
- 第十五章 张亨贵落网 / 156
- 第十六章 两大亨初次交锋 / 168
- 第十七章 除夕夜， 顾氏家训 / 175
- 第十八章 “关帝会”， 旧案重提 / 187
- 第十九章 “杀唐案” 又起风波 / 197

第二十章	两“大亨”开战 / 202
第二十一章	活捉“小钢炮” / 209
第二十二章	“杀唐案”搁浅 / 228
第二十三章	“两大亨”再次“拗手劲” / 234
第二十四章	“江北大亨”身陷囹圄 / 243
第二十五章	“乔大和尚”出招 / 252
第二十六章	“江北大亨”庭审抗诉 / 257
第二十七章	大家都在做“小动作” / 264
第二十八章	钻进风箱的“老鼠” / 270
第二十九章	“江北大亨”败诉 / 278
第三十章	不同滋味的年夜饭 / 282
第三十一章	漫长的“翻案”路 / 291
第三十二章	相逢一笑泯恩仇 / 297
	后记 / 305

第一章 子夜枪声

民国二十二年6月18日，梅雨季节的上海滩，温润而富有梦幻。

入夜时分，坐落在法租界“洋泾浜”西新街，即爱多亚路^①、敏体尼荫路^②交会处的“荣记大世界游乐场”，铅华依旧。

那从高高的古钟式顶四层中空塔楼的四根圆柱上直挂而下的霓虹灯，就像从九天而落的银河，璀璨而富有生气，令这座具有典型的欧洲折中主义风格、高傲地矗立在夜空中的西洋建筑，生出几分自信。那沿着马路一边建成的敞开式的楼廊，以及天桥、圆弧形的门厅里和楼层里的京剧大京班、小京班，苏锡文戏（滩簧）、沪剧（本滩、申曲）、滑稽戏、时装戏、“的笃班”（早期越剧的“草台班”）、滑稽、评弹等小剧场，无不灯火通明，大放异彩，显现出远东第一游乐场不凡的气派和勃勃生机。

尽管此刻游乐场露天剧场因谢幕落场而显得有些冷清，但横跨在场院空中的走廊上，依旧是声色一片。农历五月天里，那些浓妆艳抹的穿着薄薄短袖旗袍的“搭客娘姨”^③扭着腰肢，在一班“白相人”面前大秀“三围”，不时地发出浪笑淫语，与男性游客打情骂俏。

游乐场四周一层层的廊房里，各地戏曲丝竹声腔悦耳动听，营造出上海滩升平世界的欢乐景象。

“大世界游乐场”由上海滩出名的“三个半滑头”之一的巨商黄楚九营建，于1917年7月4日法国国庆日开张营业。1931年1月19日，

① 今延安东路。

② 今西藏南路。

③ 旧上海夜幕下，游荡在街头拉客的低档妓女。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

处在经营危机中的黄楚九突发脑溢血死亡，觊觎“大世界”多时的黄金荣，出资 50 万元^①收购“大世界”，并于同年 6 月 1 日以“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的招牌，正式对外营业。

唐嘉鹏从皮制的大转椅里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透过玻璃窗习惯地瞥了一眼经理室外的游乐场。尽管演出结束的露天大舞台一片黑暗，但那大小剧场里的丝管弦曲，依旧声声入耳，令他有一种满足感。

是的，唯有他唐嘉鹏才能把这个乱哄哄的场子管理得井井有条，营业额日日看好；唯有他唐嘉鹏才有这个力把能够镇得住场面，应付各种场面，令一班捣蛋敲竹杠的地痞、小流氓服服帖帖，不敢在此地惹是生非……搞定这班捣蛋胚，只有我唐嘉鹏！

唐嘉鹏，“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第二任经理。

这真是他所治理下的“大世界”吗？要晓得，他的恩师黄金荣从黄楚九的手里将“大世界”收购过来，交给号称“水果荣生”的门徒陈荣生管理时，账面上老是轧不平，而在管理上，可以说是还是一片空白。要想替黄老头子看好这片场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的不说，账目、票务、节目、人员、内外勤，每样都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先前的经

^① 黄金荣之所以愿意出资 50 万元，那时他算过一笔账：按当时的市价，如果将 50 万元现钞存入银行的话，每年可得利息 3000 多元，而大世界每天可以出门票五六千张，日得五六百元，除去各种开支，大世界每天可得二三百元，星期日及元旦、春节又有加倍的收入。这样的话，一个月的净收入约在七八千元。与存银行所得到的回报，真是无法相比的。

理陈荣生？娘格死匹^①！……
 怎么样，到了我唐嘉鹏手里，
 非但“龙头”扳得蛮好，而
 且该刹车的事就果断捏刹把，
 当然一切都会 OK！

娘格死匹！我唐嘉鹏啥人
 啊？我连蒋总司令——蒋中
 正，不，蒋志清^②，我都是当
 面见过的，也是挽^③过一把
 手的。

不论怎么说，“大世界游
 乐场”在上海人眼里总归是
 个新鲜、好白相的地方，生意
 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的。这也



“大世界”门前的广告牌

是没办法的事，上海人对于新奇的事物，对于好白相的东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都喜欢去轧一脚下闹猛。眼看生意一日比一日好，钞票越赚越多，觊觎经理宝座的人就大有人在。自陈荣生死后……突然，那个惨死在云南路、汕头路天蟾舞台后门的，绰号叫“水果荣生”的“大世界”前经理陈荣生便浮上了他的脑海，这令他不寒而栗……

陈荣生死后，“大世界”经理这个职位，就成了上海滩老牌大亨、“荣记大世界”老板黄金荣手下众多门徒眼中的一块肥肉。然而，不多时，这个肥缺就毫无争议地落到了唐嘉鹏的手里。谁都知道，黄金荣的门生由“苏州帮”与“宁波帮”两派势力组成。论亲情，苏州人陈荣生当然是占得了先机的，因为黄金荣的出生地在苏州。如今他被人

① 宁波土话，相当于“他妈的”。

② 北伐前蒋介石的名字。

③ 挽，沪语，相当于握。

“做”了，“宁波帮”的宁海人唐嘉鹏就成了不二人选。这倒并非是轮流坐庄，这是唐嘉鹏的实力之所在。无论是资历、胆识、能力，甚至“卖相”，黄门子弟中无人堪与其匹敌，于是，他唐嘉鹏就当仁不让地带着门徒，登上了“大世界”经理的宝座。尽管，“苏州帮”的门徒中也有竞争的實力，但真正让老牌大亨黄金荣看得中、掂出分量，并得到他首肯而最终能够坐上这把交椅的，就唯有他这个来自浙江宁海小县城、但却在上海滩有了一定根基的唐氏小子。

黄金荣是最相信“实力”一说的，他自己这大半生的经历就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的话，退了休的他还能在上海滩这么具有号召力？

哈！一种由衷而来的快意涌上了唐嘉鹏的胸臆。

唐嘉鹏下意识地瞟了一眼窗外。呵！如珠玑般明亮的灯火，流动的各式车辆，匆匆的行人，使得眼底下的老泥城浜路^①成了一道靓丽而流动着的都市风景。

想到路名，唐嘉鹏便顺理成章地想起了另一个人，那就是七年前病逝的上海名人，也是他浙江定海^②的同乡朱葆三（1948—1926）。

想起朱葆三，唐嘉鹏就会热血沸腾。同样从宁海小县城闯进上海滩的朱葆三，起点并不高。1861年，他在上海协记契食五金店当学徒时才13岁，用现今的话来说，还是一名童工，然而，少年朱葆三却心存大志。学徒十多年，他节衣缩食，于1878年创办了慎裕五金号，经营进出口五金贸易。1890年后，他出任上海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正式登上商界舞台。从此，他便开始涉足金融、商业与实业界，并投资银行、

① 今西藏中路。泥城浜，南接周泾浜，北通吴淞江。1915年填浜筑路，命名为西藏路。1936年7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安诺德为表彰虞洽卿对租界作出的贡献，将此路更名为虞洽卿路。同年10月1日，举行命名典礼。虞洽卿乘坐轿车一路巡视，相当威风。

② 唐嘉鹏，浙江宁海县人。有些书著曾将唐嘉鹏的籍贯写为江苏盐城人，是不对的。笔者曾在《老上海——拉洋片》一书中，因采访有误，遂将唐嘉鹏说成是江苏盐城人。现经顾竹轩长孙顾立雄先生纠正，唐嘉鹏确是浙江宁海人。笔者在查阅到的相关案卷及诉讼状中，也得到了佐证。笔者现特自纠，并向读者致歉。

保险、船运、水电、电车、煤矿、水泥、造纸、榨油、面粉、纺织、铁厂等行业，成为上海滩显赫一时的民族资本家。事业有成之后，他积极参与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善堂、学校等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在辛亥革命中，朱葆三曾支持陈其美等的革命活动。上海光复后，他继沈缙云之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1912年辞职。1926年夏，因流行时疫，他四处奔走，劝募医药而积食中暑，于当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寓所，遗体由上海运回定海安葬。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在上海租界上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了“朱葆三路”^①，以纪念他对社会公益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黄金荣、顾竹轩都敬重的
超级大亨——虞洽卿（阿德哥）

之所以会想起这位堪称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商界、实业界、金融界的一位巨擘，那是因为他唐嘉鹏觉得同是宁海人，他也对家乡作出了一点贡献。

民国二十一年，唐嘉鹏就特地回了一趟宁海，出资将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遍地黄泥汤的东大街修筑成一条全长500米、宽4米的青石板路，从此宁海东大街打棕绳为业的街民不再为出行犯愁。为了答谢他，宁海县将东大街命名为“唐嘉鹏路”。

宁波籍的成功人士、上海商界巨擘，除了朱葆三，还有一位就是大家亲切地称其为“阿德哥”的虞洽卿！

远的不说，这两位宁波同乡还共同是上海宝隆医院、医文医学堂董事会的中国成员，这就很了不起了！

两位独闯上海滩的大佬朱葆三、虞洽卿就是他唐嘉鹏学习的楷模。

至于另一位大同乡——蒋介石，那就更不用说了。

^① 今溪口路。

这就很不容易了。要晓得，他唐嘉鹏原先只是在“八仙桥”^①混混日子的白相人，即便是拜在了青帮“通字辈”人物“跷脚宝根”名下为徒之后，也只是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小角色。自从他转投师门，拜了黄金荣做老头子后，终于干了几件大事，才有了名分，有了钱财。如今能当上“大世界”的经理，成了上海滩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他的人生已经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大世界”经理的位置，就是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置放了一块厚实的垫脚石。要想成为像朱葆三，以及大同乡、商界巨擘虞洽卿那样的人物，他唐嘉鹏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朱葆三早就作古，而今年“阿德哥”^②已经是66岁的人了，比他的师傅黄金荣还大1岁。他哩！刚刚四十出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更有的是机会。老子已经在家乡有了路名，为什么就不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上海滩也留下一条路名？想到此，唐嘉鹏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便伸出两臂，舒舒服服地

伸了个懒腰，又顺势抬起手臂，看了看腕上那块劳力士表，呵！午夜了。

看着这块表，唐嘉鹏的精神为之一振，不是这块手表特别名贵，而是因为送他表的那个名叫李志清的女人



虞洽卿的故居

① 今金陵中路、龙门路、永善路等五道交叉周围一带的生活区，近旁的周泾浜有座八仙桥，故老上海人称此地为“八仙桥”。1900年，周泾浜填没，建成马路。因此地为法租界，遂以领事敏体尼荫之为名路名，即今西藏南路。

② 因虞洽卿名和德，所以朋友便称他为“阿德哥”。

很特别。想起李志清，唐嘉鹏就兴奋不已，肾上腺素的分泌速度显然加快。那个端庄而健壮，且福相的女人的形象，令他的心头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温馨感。

不是么？那个名叫李志清的女子非一般人，她是执掌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老牌大亨黄金荣万贯家财的儿媳。李志清之所以要送他这块名表，就是对他荣升“大世界”经理后取得相当不错业绩的一种奖励。

李志清相当能干，也相当会做人，凡是做事有成绩的下人都会得到她的奖励。她的是非观念很清楚，有功则奖，有过必罚，因此，黄府上下对她都既很尊敬，又有几分畏惧。

如今，戴上了这块名贵手表，唐嘉鹏却心猿意马了。他将这种奖励看做是大小姐另有属意。在他看来，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的李志清非但生得标致，而且还很健壮，其性欲一定很旺。如今，面对他这么个潇洒、健壮的美男子，她能无动于衷？

唐嘉鹏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脚上那双棕色尖头包脚、中间白色的镶拼色三节头的牛皮皮鞋，心里更是一阵激动，这也是李志清奖赏给他的市面上新流行的皮鞋。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况且，这块表、这双皮鞋的市价都不菲，唐嘉鹏当然掂得出个中的分量。他从这两件礼物里似乎体会出另一种况味……

想到此，唐嘉鹏不由得趑转身，对着那排摆放文件的玻璃橱窗照了照自家的身影，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堂堂七尺还有余的身高，健壮的躯干，更有一副讨女人欢喜的脸，这就是讨女人欢心、得女人缘的资本。

他早就风闻老头子黄金荣与这位儿媳妇也有点“花头”。拆那^①！一个退了休的往古稀之年奔的老头子，她都能与之有染，为何就不会对他这个英俊而壮硕的男人发生兴趣？娘格死匹！是啊，他暗自思忖：面

^① 沪骂，相当于“他妈的”。

对他唐嘉鹏这个美男子，这个守寡的女人怎会不春心萌动而有所属意？

“阿裕，奈落郎想点啥^①？”这时，吴玉荪从走廊里走来，却没有直接进经理室，他倚着门框，好奇地看了一会儿，便忍不住地问。

阿裕，系唐嘉鹏的小名。

吴玉荪，评书艺人，也是黄金荣的门生。他的一档《描金凤》中的单档《玉翠赠凤》、《玄都求雨》，从标准而甜糯的苏州腔，到说表节奏、手眼身姿，说得很有缘，就被唐嘉鹏用重金聘到“大世界”书场来说书。吴玉荪除了评书说得好，人也生得蛮等样，也是个貌似潘安的美男子。

由此，上海滩有人说唐嘉鹏是个“屁精”^②，这是一种讹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互生好感，投缘罢了，况且他们还是黄门的兄弟。

真实的唐嘉鹏是个孔武有力的人，用当今一句时尚话来说，他是一位“硬派小生”！

“喔，喔……”唐嘉鹏有些失态地转过身来，尽管见是老朋友，但也不免有几分尴尬，便赶紧说：“玉荪，今朝到啥地方宵夜去？”

“老地方。”吴玉荪随口应道。

吴玉荪所说的老地方，就是虞洽卿路、汕头路转角上的宁波饭店。

“闲话一句！”唐嘉鹏学着“老头子”黄金荣惯用的一句口头禅，又向门外招呼了一声，“阿奎，辰光不早了……‘屋落去’^③！”

阿奎者，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④。

唐嘉鹏一声“屋落去”，王文奎当然懂，于是叫车夫将唐嘉鹏的自备轿车“斯迪美克”开过来，送他回吕宋路^⑤五福里7号的私宅去。

① 苏州话，你在想点啥。

② 同性恋者。

③ 宁波土话，回家去。

④ 此人原为法租界巡捕，投在唐嘉鹏门下成为唐的亲信。在唐嘉鹏任“大世界”经理之后便脱去警服，进了“大世界”，成了唐嘉鹏的跟班。

⑤ 今连云路。

这时，唐嘉鹏走到门边的立式衣架上取下了那件乳白色的凡立丁料子的薄型西装，穿好，又向橱柜玻璃照了照，便拍了拍吴玉荪的肩膀，出了经理室。

在行将走出“大世界”时，唐嘉鹏下意识地瞟了一眼门厅里那几面“哈哈镜”，不由得一愣：镜子里，那变了形的、眉眼都挤成一堆的矮胖人，是他吗？不是！向以长相俊美而颇有女人缘的他，一米八的个子，魁梧的身板，怎就变得如此地丑陋不堪？不好！当他略略向右边挪了一步后，另一面“哈哈镜”里的他，居然成了一根细长条子的“竹竿”。令他难堪的是那“竹竿”顶端顶着个的溜溜圆的脑袋，就像隔壁“五芳斋”点心店里卖的“汤团”。这还不算，那“竹竿”还斜儿斜地左右扭动，而那“汤团”像是脱离了脑袋也跟着左右移动，随时都有掉落下来的危险。

这令唐嘉鹏相当的不愉快，娘格死匹！老子的头颈骨哪能变得七歪八斜，托都托不牢？这时，他有一种不祥之感，老子怎么变了形？尽管他也知道，这不过是“哈哈镜”的功能，将好端端的人形变异，寻寻开心，白相相的！

“阿裕，奈呆看点啥？”吴玉荪扯了扯他的袖子。

“……没啥。”唐嘉鹏想了想，又咕噜了一句，“老子的头颈……”

“喔唷！……哈哈镜哎。照着滑稽，白相相格……奈阿会当真？”

“今朝不晓得怎么了，心里有点‘搭得动’^①……”

“不要七想八想了，辰光不早哉，走吧！”

“哈哈镜”里的变形，以及突然竟想起的那个死鬼“水果荣生”，令唐嘉鹏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下意识摸了摸脖子，又向四周瞄了一眼，便挺起胸膛向门外走去。

自备轿车还没来，唐嘉鹏与吴玉荪只得站在门边等候。唐嘉鹏从

① 沪语，六神无主。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大世界游乐场”

“凡立丁”上装口袋里摸出一包“强盗牌”香烟，正欲从烟盒里抽出香烟，吴玉荪用手指点了点烟盒，嗔道：“阿裕，我哪会讲奈不听！”

讲不听？唐嘉鹏明白，这是吴玉荪最烦他的事。

在吴玉荪看来，男人的西装口袋里绝不允许放东西，尤其是胸袋，鼓鼓囊囊的，那是很没派头，也很不合规矩的，也就是说是“洋盘”^①，是要招人笑话的。

“啥关系？……”唐嘉鹏尴尬地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半夜三更，啥人会盯牢我看？……你也忒‘顶针’^②了！”

说罢，唐嘉鹏便抽出烟点燃，又深深地吸了一口。

“阿裕，奈迭格人，卖相既没闲话好讲，做事体蛮爽，也蛮讲义气的……就是太随便……唉！这种坏习惯，奈怕是改不脱哉！”吴玉荪无奈地晃了晃脑袋。

唐嘉鹏吐了口烟，望着灯火璀璨的街景，尤其是不远处的大陆饭店那一间间灯火通明的窗户，以及远处用霓虹灯彩勾勒出轮廓的高耸入云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心里便漾起一股暖意。是啊！大上海，名副其实的一座“不夜城”！

“嗯？！”唐嘉鹏不由一愣。这时，他的眼角扫到了游乐场门东边，发觉情况有些异常：有两个衣衫不整的醉汉，相扶着，步履歪斜地向门口走来。没等他思索，其中一个略胖一点的汉子一个踉跄便扑到了他的跟前，张嘴就呕吐出一摊秽物，那污秽物还带着一股浓烈的

① 沪语，指土、外行。

② 沪语，认真。

酒味。

与此同时，唐嘉鹏的私人轿车“斯迪美克”嗤的一声停在了街路沿口。

“小瘪三！寻死啊！”唐嘉鹏出口就骂了一句，便向轿车走去。

更令唐嘉鹏恼火的是，那汉子居然一个前仆，张口将一口秽物吐在了他的皮鞋上。

娘格死匹！这是黄家大少奶奶送他的皮鞋哎！

“瘪三！”脾气一向暴躁的唐嘉鹏骂了一句，扬起手就要给那人一记耳光，只是还没等他的手掌往下落，另一个汉子竟掏出一支手枪，对准唐嘉鹏的胸膛，“啪，啪啪……”一连开了六枪。

鲜血顿时就从唐嘉鹏的胸前、肚腹冒了出来。唐嘉鹏踉踉跄跄地挣扎着向轿车扑去，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男子也掏出手枪冲着唐嘉鹏“啪啪啪”开了三枪。

由于两人出枪太急，九枪中，有两枪击中了一位在“大世界”门前路过的男子^①。这个男子脑部、胸部各中一枪，当场倒地死亡。

枪声一响，“大世界”门前的过路人、看客、妓女全都抱起头夺路而逃，原本平静的爱多亚路、敏体尼荫路顿时乱作一团，就像“一·二八”打仗时十九路军打小日本一样，“大世界”门前的人群炸了窝似的东逃西奔。

唐嘉鹏应声仆倒在“大世界”门前的地上。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唐嘉鹏，吴玉荪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抱着脑袋直抖。

这时，王文奎拉开车门窜了出来，顺手掏出手枪，欲向那两个人开枪，然而，太难了。在混乱的人群里，很难找到那两个人，而他又怕伤及无辜。蓦地，他瞥见了一个人。谁？王兴高！尽管人影憧憧，但灯光下的这个人他太熟悉了，这个人是“小钢炮”。

^① 经法租界调查确认，死者名叫吴光才。



“江北大亨”顾竹轩

王兴高，江湖人称“小钢炮”，名气蛮响。此人是天蟾舞台老板、上海青帮实力派人物、“江北大亨”顾竹轩的大徒弟，也是他的得力干将。之所以在江湖上有“小钢炮”之称，那是因为他平时虽不哼不哈，可是一遇到干大事，身材矮胖的他就会弹地而起，出手快且干净利落，不论是操刀、动枪，还是出拳，一扫就是一大片。

由于顾竹轩是通字辈人物，按青帮字辈的档次来算，王兴高也是个“悟”字辈人物，“香头”不低。

尽管那两个混在人群里一起逃窜的凶手眨眼就不见了踪影，但“小钢炮”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

“阿奎，快快救人……”这时，吴玉荪已从惊慌中恢复了镇静，他急急地向王文奎招着手。王文奎只得放下寻找凶手的事，回身一把抱着被鲜血湿透了西装的唐嘉鹏，大声地呼喊：“师傅，师傅！”

在王文奎剧烈的摇晃中，唐嘉鹏吃力地睁开眼睛，嘴角边痛苦地憋出一丝苦笑，便又昏迷了。

王文奎奋力将唐嘉鹏抱上了轿车，吴玉荪也跟着上了车。这时，一些胆子大的行人过客，便拥到了车边，有的还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滚，滚开！”王文奎吼叫着，驱逐看热闹的人，又喝令司机开车。

在慌乱中，吴玉荪喊了一声，“快！快！宝隆医院去！”

黑色“斯迪美克”一阵风似的开走了。

尽管身中数枪，血流如注，但倚仗着健壮的体魄，躺在车上的唐嘉鹏依旧还能保持清醒并感觉到枪伤的痛楚，他一路上不停地哼着、喊着。关于这一点，平素争勇好斗的他心里还是清楚的，唯有让自己保持清醒，他才有可能坚持到医院，让医生进行抢救。

“师傅……你，你有种！有种……你撑得住的！”王文奎怀抱着唐